

忆湍流老师

■ 黎贵

恩师湍流(本名梁瑞)先生离开我们已有21年了,今年重阳节前,我陪同老师生前好友前往墓前凭吊,触景伤情,感慨万千,心中升起无尽怀念。如风往事历历在目,仿如昨日。

记得还是在中学读书时,我就从报刊上拜读了不少老师的作品,印象极深。虽然当时学识肤浅,但潜意识中觉得老师的散文意境优美清丽,语言含蓄自然,既有古典美,又有时代感,极为喜爱。于是每逢读到他的文章,我都会剪下来贴在本子上,放于书桌旁或搁在枕头间,闲时或睡前取来阅读。其中他的个人专著《罗江漫记》《罗江流韵》百读不厌,渴望一睹作家风采的愿望随之在心底萌生了。

到茂名读大学后,从授课老师口中获悉湍流老师就居住在这座城市,并且是我的老乡,都是化州两岗人,想结识他的愿望更加强烈了。1996年5月,我被推选为茂名教育学院北极光文学社的负责人。文学社每年都会邀请市内外知名作家、诗人与社员面对面交流,我脑海一个念头闪过:找湍流老师!

记得那天下午我按电话号码的那只手发抖着,“会不会太过冒昧呢?”“又会不会遭拒绝呢?”思量许久,电话筒拿起又放下,放下又拿起,如此反复了好几次,连那位守电话的阿姨也有点不耐烦了。终于,我拨通了电话。接电话的是师母吴姨——一位十分贤淑的传统妇女。当我支支吾吾说明原因后,吴姨将

话筒转给了湍流。第一次与自己敬仰已久的作家通电话,心情免不了有些紧张,但所有的紧张、顾虑都让电话那端爽朗、朴实的乡音消除了。我将缘由禀明之后,老师欣然应允了。在电话中,老师还盛情邀请我到他家做客。

于是趁晚上有空,我便按他所给的地址前往拜访。一位年过半百、面目慈祥的老人迎了出来。

“我是今天下午打电话请您上课的师生。”

“哦,是黎贵,还是老乡哩!欢迎,欢迎。”老师十分客气,毫无半点架子。

我们的交谈由家乡的风土人情开始。老师是位乡情味极浓的作家,家乡的丽山、冷月河、鲁池、黑石岭等都成了他笔下的宠儿。他的许多篇什都是围绕家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生发开去,以小见大地把这些景物赋予灵性,并加以点化,从而惟妙惟肖,栩栩如生。这可从他的《罗江漫记》《罗江流韵》《风片集》《雨丝集》《鲁池清影》等专著中窥之一斑。

闲谈正浓时,市文联有电话来访,趁老师接电话之际,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他的书房。“哦,这简直是书的世界,书的海洋!”我不由得一阵惊叹。但见书房四壁摆着四个高脚书柜,书柜里三层外三层装满了书,顶部也放满了,书摆放得整齐有序。老师的藏书近万册,这里不过是一小部分,在他的乡下还有一个藏书阁呢!我随便翻阅下,发现每本书他都用红笔作了批注。老师这种读

书精神让我佩服之余深感汗颜。

正当我津津有味尝读老师的新著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时,他已接完电话笑呵呵地走到我跟前说:“送几本拙集给你吧!希望你对你有所帮助。”于是便从书柜里取出了《风片集》《雨丝集》《罗江漫记》《罗江流韵》《半个月亮爬上来》递给我。当他得知我新近致力散文诗创作时,又递给我一本《泰戈尔散文诗精选集》,说泰戈尔的散文诗写得好,值得学习借鉴。老师如此平易近人是

我始料不及的。那天晚上,我和他从七点一直谈到十一点,还意犹未尽,丝毫没有受年龄和学识限制。老师对我追求文学的这份执着颇为赞赏,勉励我今后多读书,善思考,勤写作,做生活的有心人!

在学校的文学社活动课上,老师如期而至,深入浅出地为我们作了两个多小时的文学讲座,社员们认真聆听,均为他生动的讲座所折服。后来的日子,我成了老师家中的常客,不为别的,只为作家高尚的文化修养、人格力量及满腹经纶。从湍流的身上,我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,他不但对我的文章进行精批细改,还为我

我在家乡当教师教了一个多月期的书,就被借调到化州报社从事编辑、记者工作,期间,为了办好自己所负责的副刊,增强可读性,我不时向湍流老师约稿,他从不拒绝,有什么新作他都会第一时间寄给我,正因为有了他的支持和指导,副刊办得有声有色。他的散文《村前,一湖好景》《背山,一湾绿岚》《湍园·二叠半》更是精品,文字凝练而古典,文风传统又新潮,既粗犷又细腻,让人爱入心坎,读不释手。

老师不但文品好,人品也好,有一副古道热肠。受他帮助、指点的作家、诗人乃至文学爱好者数不胜数。这点也是他人格高尚的体现。诗友刘付永坚曾不止一次对我说:“湍流老师虽然是六十多岁的人了,精神相当好,没半点老态,反而越活越有朝气,究其原因可能是他心境开阔,不为名利所绊缘故。”我觉得永坚此说还是挺有道理的。

但万万没想到的是,病魔却不动声色地、残忍地缠上了他,因我当时正为工作奔波,以致他得病都不知晓,以致我出第二部文集《阳光下的倾诉》时还让他为我写序,甚至连他的辞世的消息还是文友告知的。2002年10月26日,恩师湍流先生因病辞世,享年67岁。时噩耗传来,犹如晴天霹雳,令我难以置信,沉痛不已,那是足以让我自责一生的事。

老师虽然离开我们已有二十一年了,但在我心中,他依然还活着,他的“文人合一”的精神是我们后辈创作的宝贵财富。



深秋已至 婷以 摄

在秋天的窗口

■ 曾祥文

秋天,给雁群一片天空
秋天,也恩赐给我一条缝隙
我站在秋天的窗口
黄昏留给的美好短暂
我漫不经心看星数落叶的时候,是否虚妄

我陷入遥远而清冷的不可名状回忆,是一只躲不开的蚊子
但这时,我心甘情愿被它叮咬
那些尘封久远的青春和记忆
痛而快乐

我曾在春天寄情的那棵梧桐树
已在秋风中,黄叶簌簌飘落窗下

(一声声的叹息)
我在春天为你写的情诗
你在多年后的秋天才读到
(命运)

亲爱的,当你细数满地的黄叶
请不要说出——它有什么的形状
满地狼藉,也请不要打扫
就让它静静地躺着。待时
总会有一两场大雪为它覆盖

但是,等到下雪时
在一片苍茫中,我与你只需保持静默
不描摹,不叹息
更不要说出,爱……和苦难……

十月的欢歌

■ 乐陶陶

十月的祝福声中
彩旗在飞舞
就让我被都市尘埃禁锢的心灵
在秋天的稻田上空放飞
那低头弯腰的稻穗
正在庄严的国徽闪耀
就让我在这幅稻田的图画里拾穗吧
戴着草帽,走过田埂

十月的欢笑声中

佳酿散发出芳香
就让心灵被稻田上湛蓝深邃的天空感动
仰望洁白的云彩化作轻盈的羽毛
和候鸟结伴南飞

十月的礼炮声中
就让眼睛贪婪地啄起一颗颗谷粒的黄金
就让无边的欢欣在田野的芬芳中发酵
侧耳聆听蟋蟀在欢乐地弹琴
庆祝阳光下无边的丰收

佝偻着腰的老把式

■ 梁占庭

大伯七十二的年纪,俨然有些八十的感觉。他没有爷爷年近八十时的山羊胡子,也没有直挺挺的腰杆儿,更没有爷爷的那股子洒脱劲儿。只有爸爸很心疼地说:“哥,苦了一辈子,太不容易了。”

种了一辈子地的大伯,岁月在脸上留下了深深的沟壑,记录着数十年的酸甜苦辣;从伯母瘫痪在床,家事的不顺压垮了心里的刚强,在古来稀的年纪仍需照管着十余亩庄稼,一次赶着骡马车去拉沙子,骡子受惊跑翻了车,砸到了大伯的腰,好了后就变得佝偻了。这两年越上了年纪,越发佝偻得厉害了起来。

风微刮着,大伯就这样静静地坐在院中的阴凉处,无声无息。我看不清楚他是在盯着某处发呆,还是在心里想着某件事情出神,一动不动,像个迷路的孩子,眼神空茫。爸爸突然说:“现在上年纪了,少种几亩地吧,口粮够吃就行了。”半晌,大伯喃喃说:“还是要多几个票子儿的,真要有个灾有个难的,不用太求爷爷告奶奶的借啊。”

大伯是农家活的老把式,瓜豆麦薯样样精通,耕种收仓手到擒来。“清明拜过土地公,地上肥料要施足”“麦子抽穗浇不肥,收麦时节空欢喜”“黄瓜柿子不作邻,否则秧黄无收成”“萝卜白菜葱,多用大粪攻”……大伯不识字,让他正经说一段话的时候很难,但偶尔冒出的句子,句句在理,庄稼和菜地总是在村里拔尖儿的,他不怕出工出力,勤于耕作,春来秋去,四时更迭,收成总是比别家高,受到左邻右舍的好评。

风依旧刮着,门前果树上的叶子沙沙作响。向来不善言辞的大伯,大概是想起了地上的活计,眼中骤然亮堂了起来,念念叨叨种着几亩麦子,几亩玉米,还有几分蔬菜瓜果。或许,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贫瘠的生活太过于刻骨铭心,在他心里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庄稼便是满足;或许,子孙的远离刺痛着身为父亲的柔软,在他的眼里一株株茁壮成长的粮食苗便是慰藉。

接近晌午时分,他拉着我说一起去菜地里摘菜。双色的洋柿子、紫色的圆茄子、大肠辣子和五彩椒、青头萝卜独头蒜、倒秧的洋葱等等,种的类别不少,看他娴熟的左右开摘,不一会便有了半篮子。映着湛蓝的天空,我也学着样儿摘几个大的,突然回头便看到大伯看着我暖暖的笑了,“娃儿,在城里好好干工作,干出个样子来,我也开心”,猛地,不由得湿润了我的眼眶。

我若有所思,忙不迭地补一句“大伯,回去了我给你炒俩菜,您试试味道,陪您喝两杯哈”,他笑出了声。不到

半个小时,我们摘了满满一大篮子,我说吃不完的,他回一句:“你们回去的时候带走,地里多着呐。”站在地埂上,他像是在传授经验,“柿子能结五六层,打去顶尖莫心痛”“淹不死的白菜帮子,旱不死的葱秧子”“萝卜是根,种植要深”“葱要深栽,蒜要浅种”“不是肥土不种姜,不是肥田不插秧”“马无夜草不肥,菜不移栽不壮”“底肥不足菜不长,追肥不足菜不旺”……庄稼汉的庄稼经,对侄子无所保留,其实对他人也一样。

菜足饭后,大家都没睡意,湛蓝如洗的天上挂着几丝白绢。我们坐在外屋,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,里屋的伯母听我们唠嗑,她也偶尔插几句:“昨天雨后风大,地上的大豆怕是刮倒了些,你凉快些了去看看”“你快去地上掐点葫芦花,让他们带回去擦面烙饼蒸馒头都好吃”“咱们明年种半亩西瓜,娃娃们爱吃,明年回来就不用了”……

大伯往屋里探探头,“行啊,你说啥都行。”

又一会儿,大伯进去帮伯母翻翻身,伯母高大肥胖的身子,让佝偻着腰的大伯有点费劲。侧身的伯母扬起颤巍巍的右手,拨一下额前的头发,听着屋外的聊天声,比起平时空荡荡的两个人,她的眼睛里泛着满足:“伟大,常回来看看我,不知道还能见几次了。”

“您好好养着身子,日子长着呐,好利索了到城里转转。”我知道没有可能性,但又不知道怎么安慰她。

伯母停顿许久,说:“我的娃儿啊,现在这日子是越来越好了,但身体是越来越不顶使唤了。党的政策好,看病买药多数都能报销了,种地也不像以前年年赶着交公粮了,我好好养着,你好好工作,咱都好好的,日子总会越过越有盼头的。”伯母像是给我说,又像是自言自语,语气逐渐透着坚定,瞬间感觉她的气色也好了很多。

伯父比伯母大一岁,岁月与过往,留在了花白的发间。耳中传来房外县道上疾驰而过的车鸣笛声,有时伴着几声鸟叫。半身不遂的她和佝偻坚强的他,像一粒尘埃被生活裹挟着艰难前行,曾经的艰辛和苦难,留给他们太多食不果腹的忧伤;曾经的儿子长大远行数年不见,成了封存在记忆深处仅存的思念。而能在当下给予温暖并给未来留下蜗痕的,就是那片庄稼,还有共产党越来越好的政策。

每一天,都在生存的欲望中,逐渐变得无欲无望。农村人,一辈辈围绕数亩薄田打转儿,精耕细作,跨不过去的命,走不完的路程。

阳光越来越明亮,生活也终究会越来越好的。

释放

■ 黄良伟

烟火,丰盛了视觉,餍足了味觉。

坐在林间,呼吸久违的清新空气,聆听久违的清脆鸟鸣,折一根干枯的蒲公英,放在唇边,把久违的童年重新拾起,再轻轻吹散。

你来了,我以为这就是我半生的等待。我以清风为弦,弹出一串爱的音符;我用文字做线,编织了一个甜美的梦。然,风终究走了,梦终究醒了。

我却不伤心,花开花落,缘起缘灭,都是大自然的必然规律,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。我依然是我,宠辱不惊,闲看庭前花开花落;去留无意,漫随天外云卷云舒。

一盏清茶,一卷诗书,又是把半生续。

市场,人山人海,嘈杂把听觉淹没,然,琳琅满目的蔬菜、水果、肉类,浓浓的人间